

培智学校档案袋评价落地:问题检视与突破路径^{*}

张玉红^{1,2,*} 田惠东¹ 任淑港³ 武慧多⁴

(1. 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乌鲁木齐, 830054; 2. 新疆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乌鲁木齐, 830054;
3. 杭州市紫荆花学校, 杭州, 310012; 4. 浙江师范大学儿童发展与教育学院, 杭州, 311231)

摘要 档案袋评价是当代教育评价新理念下的代表性评价方式。检视档案袋评价在培智学校落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探寻问题解决对策, 有助于明晰今后培智教育评价改革的着力点, 加快构建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本研究采用自编问卷调查了447名培智学校教师, 结果发现: 当下培智学校档案袋评价应用范围有限, 使用频率偏低, 推广状况差强人意; 评价目标不够明晰, 依据不够全面, 评价具有一定的盲目性; 重事务开展, 轻常态落实, 评价的动态性特征难以彰显; 教师评价为主, 学生和家长参与不足, 评价主体欠缺多元性。对此, 未来各地要推进档案袋评价在培智学校真正落地需从以下三个途径着手: 更新培智教育工作者评价理念以增强推广应用档案袋评价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提升教师评价素养以促进档案袋评价科学、高效运行, 健全保障机制以促进档案袋评价常态、规范实施。

关键词 培智学校 档案袋评价 评价改革

分类号 G764

1 问题的提出

《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年)》圆满收官, “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5%以上”目标如期实现后, 《“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以下简称《提升行动计划》)提出“到2025年, 初步建立高质量的特殊教育体系”的总体目标, 吹响了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战略推展号角。特殊教育开启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就必须解决培智教育如何从规模扩张向高质量发展战略转型这一难题。究其缘由: 一方面, 培智教育是当前我国特殊教育领域发展最为迅猛、规模最为庞大的教育类型。截止2020年底, 我国接受培智教育的各类障碍学生(27.03万人)占特殊教育学校在校生总数(32.08万)的比例高达84.26%^[1]; 另一方面, 囿于教育对象的特殊性 & 当前我国培智教育课程理论与实践体系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2], 培智教育是特殊教育领域最富挑战性、也最复杂艰巨的教育类型。

教育评价是影响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革命力量和有力杠杆^[3], 以评价改革牵引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教育改革的关键。学生评价是教育评价的基础与核心, 事关教育评价系统改革全局^[4]。从“对学习的评价”(关注对学习结果的客观评定)不断向“促进学习

的评价”(突出教育评价对学习过程的促进)转型是国际学生评价改革的实践路向和趋势^[5]。“促进学习的评价”强调对学生行为表现情况的搜集与分析, 以此作为改进教与学的基础^[6]。基于这一需要, 档案袋评价应运而生, 并成为教育评价新理念下的代表性评价方式。档案袋评价是通过对档案袋的制作和分析, 对学生发展状况进行评价^[7]。所谓“档案袋”, 是用于显示学生学习成就或持续进步信息的一连串表现、作品、评价结果以及其他相关记录和资料的汇集^[8]。与传统纸笔测验不同, 档案袋评价是在学习的自然流程中对学生发展状况(包括知识、能力、情感、态度等)进行评价^[9]。它以一种形象、动态、连续的方式呈现学生整个学习与成长过程, 集中体现出过程性、真实性、发展性和个性化评价的特性, 既益于教师深入洞察、捕捉学生的综合表现, 追踪学生学习成长进步路径, 实施尊重差异的教育^[10], 也可促使教师成为实践反思者与教学研究者^[11], 还有利于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实态, 提升自我决定和自我评价能力^[12]。

相较于普通教育及其他类型特殊教育而言, 培智教育深化学生评价改革、加快评价理念与方式转型的需求更为必要和迫切。这是因为随着融合教育的不断推进, 培智学校学生中伴有多重障碍的中重度特殊儿

^{*} 本文为201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原型理论视野下智力障碍儿童亲社会行为研究”(项目批准号: 19YJA880086)、2019年自治区社科基金项目“精准扶贫背景下新疆残疾儿童随班就读支持保障体系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 19BJY114)、2020年新疆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新疆特殊儿童融合教育支持服务研究”(项目批准号: XJNUBS202008)、2022年新疆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培智教育小学数学教师教学表征研究”(项目批准号: XJ107622204)阶段性成果。

^{**} 张玉红,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教师教育、特殊儿童教育康复。E-mail: 534937210@qq.com。

童增多,培智教育对象异质性和障碍程度不断加大、加重^[13-14],纸笔测验等传统静态评价方式在培智学校学生评价中的可操作性日益受限,也愈发难以发现学生的进步,且其主要关注学习结果,强调比较、对学生分等和鉴定,这些特性也与培智教育强调尊重儿童差异性成长步调和多元化成长方式的理念形成强烈冲突。《培智学校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将“构建多元化的课程评价体系”“评价应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列为评价改革的重要任务^[15]。《培智学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以下简称《培智课标》)也将“促进学生的发展”列为各门课程评价的根本目的,并要求“恰当运用多种评价方式”“过程性评价与综合性评价相结合”“重视学习表现的评价”“真实反映发展轨迹”^[16]。2022 年,《特殊教育办学质量评价指南》(以下简称《评价指南》)提出“强化学生全过程纵向评价”,在评价内容中将“开展多元评价”列为“课程教学实施”的关键指标,考查要点则是“健全特殊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办法,遵循特殊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特殊教育规律,开展过程性评价,实施个别化、多元化评价,依据评价结果改进教育教学工作”^[17]。档案袋评价是从广阔的脉络与范围把握学习者的学习,强调关注学习者各自的差异,能够描绘“真实学习过程”和“每一个学习者学习轨迹”,这一优势^[18]恰好耦合于培智教育课程评价改革的基本要求,且其便于教师捕捉学生更多进步情境或节点,这既有利于提振培智学校教师的教育信心,消解教师教学效能感不高的窘境,也易于让学生产

生成就感、树立自信心^[19]。故而,随着特殊教育改革不断深入,档案袋评价在培智教育评价领域的应用价值日益凸显,并逐渐演绎为一种教育政策术语。《培智课标》在各门课程的评价建议中均明确提出“采用档案袋评价”^[20]。

《培智课标》自 2016 年制定实施至今已近 7 年。现如今,档案袋评价作为“促进学习的评价”理念的实践路径和推进抓手,是否已在培智教育实践领域落地生根,是否已成为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的“加油站”,在普及和推广中还面临什么问题,有何解决对策?解答这些问题对于明晰今后培智教育评价改革的着力点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档案袋评价研究还主要集中在普通教育领域,特殊教育领域对档案袋评价的研究比较薄弱,且主要还是理论探讨,有限的实证研究也基本是以个案方式开展^[21]。基于此,本研究拟对培智学校档案袋评价落地情况展开调查,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为进一步推进培智学校学生评价改革和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提供借鉴。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方便采样方式在新疆、甘肃、江苏、四川、广西、浙江等地对培智学校教师进行线下和线上调研。累计发放问卷 471 份,剔除有大部分缺失值与极端值问卷,有效问卷共计 447 份(纸质问卷 263 份,网络问卷 184 份),有效率为 94.90%。被试基本信息见表 1。

表 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63	14.09	学历	大专及以下	99	22.15
	女	384	85.91		本科	330	73.83
教龄	5 年以下	273	61.07	任教班级	硕士及以上	18	4.02
	6-10 年	93	20.81		低年段(1-3 年级)	241	53.91
	11-15 年	46	10.29		中年段(4-6 年级)	132	29.53
	15-20 年	19	4.25		高年段(7-9 年级)	74	16.56
	20 年以上	16	3.58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基于档案袋评价相关文献,结合档案袋评价内涵要素与培智教育特点,编订《培智学校档案袋评价的运用现状调查问卷》。邀请 2 名高校专家学者和 3 名实践类培智教育专家基于本研究目的对问卷结构及具体题项进行效度检验,5 位专家均认为问卷有效,同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问卷的意见。依据专家意见对问卷再次修订,形成正式问卷。正式问卷共计 24 题,包括单选与多选两

种题型。问卷包括五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被试基本信息;第二部分为档案袋评价的整体使用情况(2 题);第三部分为档案袋评价的设计过程(3 题);第四部分为档案袋评价的实践应用(9 题),包括材料收集、材料分析和评价标准;第五部分为档案袋评价实施的困难与支持寻求(2 题)。

使用自编访谈提纲对 10 名培智教师和 4 名管理者进行深入访谈,内容主要包括档案袋评价设计与实践应用的状况、问题及原因等,并现场查阅了 5 所培智学

校收集的档案袋材料,依据问卷结构将访谈信息和查阅结果归类,在后续分析时对问卷结果进行补充说明。

3 培智学校档案袋评价落地的问题检视

3.1 应用范围有限,使用频率偏低,推广状况差强人意

档案袋评价是否已在培智学校学生评价领域广泛应用,这是档案袋评价的价值意蕴在培智教育领域是否得到普遍认可与接纳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培智学校学生评价理念是否从“对学习的评价”转向“促进学习的评价”、评价方式是否从单一走向多元并存的具体体现。然而本研究对培智学校档案袋评价整体使用情况的调查显示,仅 69 名教师“经常使用”,占比为 15.4%;有 36.2% 的教师虽已使用,但却仅仅是“偶尔使用”;“从未使用档案袋评价”的教师却多达 216 人,占比高达 48.3% (图 1)。可见,在全面贯彻落实新课标政策要求下,档案袋评价虽在培智学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施,但实施范围非常有限,有近乎二分之一的教师还从未使用过。即便是已使用的教师,使用频率也比较低,能经常使用的教师不足六分之一。原本在培智教育学生评价领域具有独特价值意蕴的档案袋评价,至今却尚未得到广泛推广和应用,这反映培智教育学生评价领域改革的力度和步伐还比较滞后,新课标的课程评价改革精神尚未得到全面贯彻落实,也未真正融入和落实到具体教学和学生评价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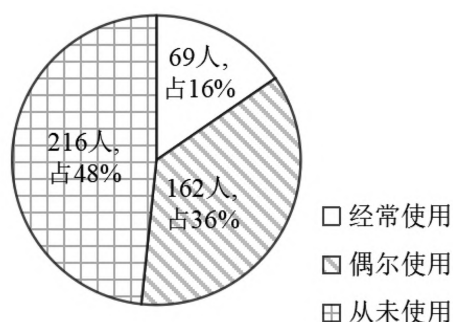


图1 档案袋评价整体使用情况

3.2 评价目标不够明晰,依据不够全面,评价具有一定的盲目性

档案袋评价是一种结构性较强的教学评价,所有活动都必须在目标指引下付诸实践^[2]。这是因为“评价本质上是确定课程和教学大纲实现教育目标程度的过程”^[3],是考察教育目标实际达成程度的一种手段。正因如此,明确课程与教学目标和评价目的,就成为档案袋评价由理论走向实践的逻辑起点,创建与组织每一份档案资料,都应与教学、康复训练活动紧密相关,以此展示学生朝着某一目标前进的状况^[4]。本研究发现,虽有 139 名教师在实施档案袋评价时具有明确目标,但仍有 39.8% 的教师表示无明确目标。这意味着超过三分之一的教师在档案袋评价实施过程中所作的抉择和行动基本上是随意而为,换言之,其实施档案袋评价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盲目性。

档案袋评价的实施不仅需要明确目标,更需要科学、合理的目标,因为“有效的教育评价依赖于有效的评价依据”^[5]。《培智课标》明确提出评价应依据各科“课程标准中的学习目标、内容要求和个别化教育计划”,这意味着档案袋评价若要真正实现其应有功能,在目标制定中就不仅需要依据个别化教育计划,更需要基于课程标准^[6]。换言之,应事先依据该年龄段学生的课程目标,设计档案袋的纳入内容及标准,明确该档案材料用来展现学生哪方面学习和进步状况。然而本研究对当下培智学校档案袋评价目标设计依据的调查发现:绝大部分教师(84.3%)还主要是基于个别化教育计划来设定,选择将课程标准作为依据的教师仅 96 人(39.7%),还有 26 名(11.4%)教师反应没有依据(图 2)。这表明当前培智学校档案袋评价存在着评价依据不全面、对课程标准关照不足等问题,甚至还有部分教师在设计时无任何依据。评价目标定位不清晰抑或不够科学合理,都会使档案袋评价的功用和效能因盲目实施而付诸阙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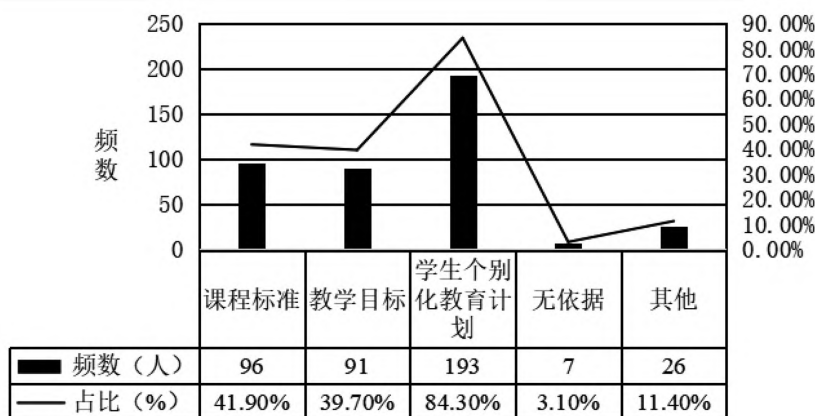


图2 档案袋评价目标设计依据情况

注: 该题缺失 2 人,且为多选题,每种分析人员的频数为重复计算。

3.3 重事务开展,轻常态落实,评价的动态性特征难以彰显

作为一种新型质性评价方式,档案袋评价的兴起源于对标准化测验这种静态评价方式的批判^[27]。与鉴定导向的传统静态纸笔测验不同,档案袋评价是一种发展导向、注重过程的动态评价^[28],其最大优势在于能全面客观地描述学生的成长历程、成就与进步,反映学生个别化学习需求与学习风格,从而为教师调整教学目标、选择更有效的教学策略提供重要信息^[29]。但若要让这一特征和优势得以彰显,其前提与基础是档案袋评价得到常态化落实,能够贯穿和融汇在教育教学活动之中,实现“教—学—评”整合。

然而调查结果显示,近一半教师(47.6%)一个学期更新一次档案袋材料,另有29.1%的教师甚至是一个学年更新一次,能一个月更新一次的教师仅占13.2%,能两周更新一次的教师更少,只有5.7%。另外,从档案袋材料分析情况来看,超过一半(58.6%)的教师是在每学期末才对材料进行分析,15.4%的教师甚至是在每学年年末进行分析,在日常教学中不定期进行分析的教师只有19名,仅占教师总数的8.4%,每个主题活动之后进行分析的教师更少,仅有2名教师(表2)。

表2 档案袋评价的内容更新与分析情况

内容更新	频数	占比 (%)	分析时间	频数	占比 (%)
一学年	66	29.1	每学年年末分析	35	15.4
一学期	108	47.6	每学期期末分析	133	58.6
两个月	10	4.4	每学期期中分析	10	4.4
一个月	30	13.2	每月月底分析	28	12.3
两周	13	5.7	每个主题活动之后分析	2	0.9
			日常教学中不定期分析	19	8.4

注:内容更新一题缺失4人;分析时间一题缺失4人。

由上可知,当前培智学校教师虽已使用档案袋评价,但并未常态化落实,基本是将其视为一项游离于学校日常教育教学之外的事务性工作,在学期或学年末突击完成。这就使得档案袋所收集的材料大多会是学生的一个个成果作品,而且往往是学生最优秀的作品,“很少根据实际教学情况增删内容,形式也基本一样”就成为档案袋材料的现实样态^[30]。如此,档案袋评价的功能就会被局限为单一的静态成果展示,而不能从立体角度全方位地动态展示学生的学习过程。这样的档案袋评价事实上仍是教育终点而非起点,并未跳出重结果评价轻过程评价的窠臼,也就不能为教师制定下一步教学目标、调整教学内容、优化教学策略和学习环境提供有益信息,其对日常教学的正向反拨效应和

对儿童学习与发展的促进作用必然会受到极大限制^[31]。

3.4 教师评价为主,学生和家长参与不足,评价主体欠缺多元性

档案袋评价该由谁来评?这是一个具有很强实践指向性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它是档案袋评价实施成败与否的最直接影响因素。作为现代教育评价理念下的代表性评价模式,档案袋评价是一种典型的多主体质性评价^[32],主张打破评价全部由教师实施的样态,倡导还原学生主体地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将评价视为教与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教师与学生要通过这一过程来指导教与学。如此,与其说档案袋是一种评价方式,不如说它是一种教学工具^[33]。学生是学习与发展主体,倡导学生以多种形式参与档案袋评价,是要促使其获得主动、积极发展的意识和能力。具体而言,就是让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通过对档案袋材料的收集、选择及就作品展开讨论这一协同评价形式,加强对学习过程的自我反思,充分体验成长的喜悦,提升批判性思考、自我评价及元认知能力,从而使持续发展成为可能^[34-35]。同时,档案袋评价还强调家长和同学参与评价,通过教师、学生、家长等多元评价主体共同参与、协商,从更多情境、视角收集学生的综合表现,从而更好地描述学生学习与成长的轨迹,促进家校合作^[36]。

然而调查发现,在档案袋建立过程中,由教师、学生和家长三方共同收集材料建立档案袋的比例仅为34.1%,由教师和学生共同收集的比例也仅为13.6%,全部由教师收集的比例却达到50.5%,占了一半。在档案袋分析评价阶段,以教师为评价主体的比例达到70.0%,学生本人参与评价的比例仅为39.6%,本班同学参与评价的比例也仅为17.2%,学生家长、学校行政人员参与评价的比例分别为48.0%、37.4%(表3)。这表明当前培智学校学生评价虽已打破评价主体单一化倾向,评价主体逐渐呈现由“一”变“多”态势,但依然还是以教师单向度评价为主,其他主体由于参与评价的广度和深度不够,而并未凸显出“主体人”作用。评价主体窄化,多主体流于形式,学生很少有机会参与或缺乏深度参与评价,这既不利于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升学生的自我认识、判断和调控能力,也不利于教师完整、全面、具体地了解学生的进步情况,准确发现问题,档案袋评价的真实性和育人性由此会遭受极大销蚀。这种档案袋评价无非是打着档案袋评价的“旗帜”,保留了其“外壳”,事实上却没有过多涉及档案袋评价的核心和实质,教育评价改革效果将大打折扣^[37]。此外,教师孤军奋战、包揽档案袋评价各项工作,这也容易让教师倍感负担,致使档案袋评价的校本化实施会受到来自教师的阻力。

4 培智学校档案袋评价落地的突破路径

4.1 更新评价理念: 增强推广应用档案袋评价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培智教育领域档案袋评价的运用范围比较有限,且在操作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其原因较为复杂,但根源则指向传统教育评价理念的影响。近年来,培智教育顺应特殊教育课程改革整体要求,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改革。然而鉴于教育对象障碍类型复杂化、障碍程度加重、教学方法落后、教材缺乏和老化问题异常突出^[8-39],培智教育课程改革重心集中在解决“教什

么”和“怎么教”的问题,对于“如何评价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问题关注得并不多^[4]。《培智课标》的颁布虽然一定程度给教师教学内容指明了方向,但对教与学的评价仍如之前一样,几乎是依据传统“对学习的评价”理念来进行^[4]。在传统评价理念带来的思维惯性下,培智学校的教与学一直欠缺有效的评价机制和手段^[42-43],管理者和教师或依然采用考试分数作为教与学的衡量标准^[4],或基于经验进行教育评价,欠缺学理性和权威性^[43],档案袋评价的价值意蕴一直未能得到充分体认,故而至今未能在培智教育学生评价领域受到足够重视,发挥应有效益。

表3 档案袋评价的材料收集与分析人员情况

收集主体	频数	占比(%)	分析人员	频数	占比(%)
全部由教师收集	111	50.5	学生	90	39.6
教师与学生共同收集	30	13.6	同学	39	17.2
家长与学生共同收集	4	1.8	学生家长	109	48.0
师、生、家长共同收集	75	34.1	教师	159	70.0
			学校行政人员	85	37.4

注: 收集主体一题缺失 11 人; 分析人员一题缺失 4 人,且该题为多选题,每种分析人员的频数为重复计算。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指引着行动的方向。要增强培智学校推广应用档案袋评价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档案袋评价不断从“走近”向“走进”学生评价跨越转型,就必须把转变思想、树立正确的教育评价理念置于首要位置。首先,要在深入贯彻落实《提升行动计划》《评价指南》《培智课标》等文件精神的过程中,重申教育评价改革在全面深化培智教育改革、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中的先导性和引领性作用,深入阐释“促进学习的评价”理念内涵,促使培智教育管理者和教师的评价理念切实向“促进学习的评价”快速转变。同时,加快“教—学—评”一体化设计,使评价、教学、学习构成循环圈,让评价充当教和学的脚手架、“催化剂”,成为常态性的教育活动^[4]。其次,要对培智教育推进档案袋评价的独特价值进行重点推介。要让培智教育管理者 and 教师认识到: 目前促进学习评价的走向基本上是朝着“学生个人学习档案”(learner profile) 的方向发展^[4]。在培智教育领域推进档案袋评价,恰好有助于促使培智教育评价回归教育本体,即基于评价对象的本质特性选择评价工具和手段,为学生个体差异提供调整空间,因为档案袋评价有助于体现学生差异化的优势和弱势及个别化学习风格^[43]。最后,在档案袋评价推进过程中,还需重申“学生中心”理念。培智学校学生虽因自身各种障碍而在参与档案袋评价中存在诸多困难,但要想最大限度地发挥档案袋评价的各种潜在优势,还必须关注学生的主体存在,强调让学生参

与其中。但要注意根据培智学校学生差异选择适宜的参与方式和进度,逐步引导培智教育对象由被动参与走向主动参与^[4]。

4.2 提升评价素养: 促进档案袋评价科学化、高效化的运行

教育评价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档案袋评价作为一种新兴综合性质性评价,兼容谈话、观察记录、作品分析等多种评价方法^[5]。与传统评价方式相比,其实施也更为复杂,故而对教育评价的主“导”者——教师的评价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教师是否掌握档案袋评价的基本原理、程序及要求,是否能在实践中主动、有效地应用档案袋评价,是影响档案袋评价能否真正落地乃至整个课程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关键。而若教师缺乏相应的评价素养,则会直接影响评价的信效度,并间接地影响以评价为基础的课程决策^[5]。培智学校教师在应用档案袋评价过程中之所以出现前文所述的诸多问题,教师评价素养不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我国教师评价素养严重缺失是一个不争事实,普通中小学教师的评价素养处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5],特殊教育教师的评价素养同样普遍欠缺^[53-54]。这一状况的产生并非由于教师个人原因,而是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评价素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被纳入教师专业素养结构,教师评价素养的地位和价值长时间未得到足够重视,结果必然导致教师教育实践

领域对教师评价素养的忽视^[53]。2015年《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印发后,评价素养虽被纳入特殊教育教师专业素养结构,但因教师教育改革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故而直至目前,大多数特殊教育师资培养培训院校的课程体系仍是沿袭传统习惯,如在教师培养中,评价内容在整个课程体系中所占比例极为有限,且教学偏重理论,实践教学明显薄弱^[54];在教师培训中,同样存在评价课程缺位和实践性不足问题。无论是在师范教育阶段,还是在入职后的各种培训中,教师都较少受过系统科学的教育评价设计及合理利用评价结果的训练^[55],加之档案袋评价又是一种新型综合性评价方式,广大培智教育工作者对此还比较陌生,对档案袋评价的基本原理、操作技术更是缺乏深入认识,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故而教师在应用中出现了各种问题。

因此,要促进培智学校档案袋评价科学、高效运行,则需提升教师评价素养。实践路径则是进一步加快教师教育改革,强化教育评价的教师教育,特别是加强具体的实践指导。而这又包括两方面工作:一是加强在职教师教育评价培训,具体宜采用“在做中学”的思路,让教师边接受培训边进行实践。这有利于教师切实掌握设计、分析、反思和改进档案袋评价的基本技能,使档案袋评价能够自然融入教学^[56],从而扭转评价学习在整个培训活动中“一带而过”“浅尝辄止”的窘态;二是重构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课程体系,增设教育评价类课程。评价课程能有效促进职前教师评价素养的建构^[57]。师范生若能有机会参加系统的评价课程学习,会在评价信心、能力和知识方面都呈现出良好状态^[58]。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教师教育课程上都开始开设专门的教育评价课程^[59]。鉴于此,我们也应加快特殊师范教育体系改革,将教育评价课程列为必修课程,在课程中加强档案袋评价等新兴评价方式的教育。同时强化评价实践教学,以回应时代和新课程对培智教育教师评价素养提出的新要求。

4.3 健全保障机制:促进档案袋评价常态化、规范化的实施

档案袋内容的收集、编排、保存和评价等工作在理论上虽然应由多主体完成,但这种评价方式明显比传统纸笔测验方式更耗时、耗力,也必然会加重教师负担^[60]。特别是对学生能力较弱的培智学校而言,教师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花费大量时间,用于指导学生对档案袋材料进行整理、编排、反思,而这会让本已十分忙碌的教师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有研究发现,教师可能需要花费日常教学工作以外的25-35小时去制作学生档案袋^[61]。由于档案袋评价工作量大,时间问题就成为档案袋评价落地生根的重要梗阻因素。加之当前培智学校档案袋评价实施中,多主体参与的广度

和深度不够,依然还是以教师单向度评价为主,且学校行政层面又大多缺乏完善的监测机制和相关配套政策,这致使培智学校教师在档案袋评价的推广与应用中或仍驻足观望,缺少将档案袋评价应用于实践的主动性,或将其视为一项事务性工作,采取突击完成,难以彰显档案袋评价的过程性。

评价理念的实践转向需要制度规范与引领。加快相应配套制度的建设,创造适切的文化环境,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这是确保档案袋评价常态、规范实施的关键。从教育行政部门来说,应通过建立相关的监督和管理机制,充分发挥组织管理、监督和激励作用,以确保档案袋评价在培智学校中的常态实施和过程推进。从学校层面来说,应在区域引领、指导、制度规约下,结合本校实际,不断完善档案袋评价保障体系。具体而言,一方面,应通过研制具体、可操作性的评价目标、方法以及程序,明确校内各评价主体的职责与权限,为师生提供明确的评价指导,使其高效开展档案袋评价,同时防止教师自主性和责任心的松懈^[62]。另一方面,应不断健全档案袋评价奖评考核机制和教师发展制度,提高教师应用档案袋评价积极性和工作效率。如对在档案袋评价工作中表现良好的教师,提供适当的物质奖励或精神鼓励,或是将档案袋评价的考核结果纳入教师总体工作考核中,并在职称评定、绩效考核、教师评优等工作中有所体现。还需健全定期组织教师交流档案袋评价工作经验和外出研修的机制,在教师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竞争趋势,以提振与推动培智教育教师应用档案袋评价的主动性。概言之,通过健全制度保障,促使档案袋评价在区域推进与校本化实施的互助互推中,切实转变培智教育评价生态,真正实现评价育人之根本旨趣。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2020年教育统计数据》(特殊教育基本情况). 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560/2020/quanguo/202108/t20210831_556466.html
- 2 38 邓猛,景时,李芳.关于培智学校课程改革的思考.中国特殊教育,2014,(12):28-33
- 3 张辉蓉,盛雅琦.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制度化困境及应对策略——新制度主义的视角.中国电化教育,2022,(7):80-86
- 4 刘志军.综合素质评价:通向高质量教育评价的必由之路.中国电化教育,2022,(1):24-35
- 5 李倩.教育评价理念的转型:从被测试者到学习者——基于对中考语文试卷的分析.教育科学研究,2016,(6):32-36
- 6 Black P, Harrison C, Lee C. Assessment for

- learning: Putting it into practice.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3
- 7 27 霍力岩,黄爽. 表现性评价内涵及其相关概念辨析.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2(3):76-81
- 8 周卫勇. 走向发展性课程评价.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1
- 9 施章清. 论档案袋评定与学生评价. 课程. 教材. 教法,2004,(1):77-81
- 10 29 Tillema H H. Portfolios as developmental assessment too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2001, 5(2): 126-135
- 11 段俊霞,李世伟. 教学档案袋评价——高校教师教学评价和专业发展的新路径. 江苏高教,2014,(4):89-91
- 12 32 郭文,黎平辉. 论教育评价中审美意蕴的发掘——以档案袋评价为例.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2,11(5):55-59
- 13 李雁,刘继军,龙建友等. 培智学校探索学生个别化教育模式的行动研究——以北京市朝阳区安华学校为例. 中国特殊教育,2021,(7):8-12
- 14 陈如平,安雪慧,张琨. 构建优质均等的基本公共特殊教育服务体系. 中国特殊教育,2022,(5):3-10
- 15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培智学校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的通知.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31/200702/t20070202_128271.html
- 16 20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发布实施《培智学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16年版)》的通知.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31/201612/t20161213_291722.html
- 17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特殊教育办学质量评价指南》的通知.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31/202211/t20221107_975922.html
- 18 钟启泉. 建构主义“学习观”与“档案袋评价”. 课程. 教材. 教法,2004,(10):20-24
- 19 Stockall N, Dennis L R, Rueter J A. Developing a progress monitoring portfolio for children in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programs. Teaching Exceptional Children, 2014, 46(3): 32-40
- 21 30 48 62 辛伟豪,曹淑芹. 迈向个别化:培智学校档案袋评定实践的个案研究. 中国特殊教育,2016,(12):10-16
- 22 49 赵德成,兰继军. 成长记录袋在特殊儿童学习评价中的应用. 中国特殊教育,2007,(1):68-72
- 23 泰勒. 怎样评价学习经验的效用. 见:瞿葆奎. 教育学文集·教育评价.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262-279
- 24 Klein-Ezell C, Ezell D. Use of portfolio assessment with students with cognitive disabilities/ mental retardation. Assessment for Effective Intervention, 2005, 30(4): 15-23
- 25 郑燕林,柳海民. 大数据在美国教育评价中的应用路径分析. 中国电化教育,2015,(7):25-31
- 26 Stockall N, Smith R E. Alternative assessment portfolios for studen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A case study. Exceptionality, 2013, 21(3): 127-146
- 28 36 孟娟娟,夏惠贤. 档案袋评价:关注学生学习与成长的评价. 外国中小学教育,2011,(2):20-24
- 31 姚伟,崔迪. 当前幼儿园档案袋评价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 学前教育研究,2007,(2):31-33
- 33 徐芬,赵德成. 档案袋评价在中小学教育中的应用. 教育研究与实验,2001,(4):50-54,73
- 34 赵德成. 成长记录袋应用的回顾与反思. 课程. 教材. 教法,2012,32(5):21-26
- 35 钟启泉. 发挥“档案袋评价”的价值与能量. 中国教育学刊,2021,(8):67-71
- 37 霍力岩,赵清梅. 档案袋评价怎么了——谈当前档案袋评价中的几个问题. 教育科学研究,2005,(6):17-19
- 39 段艳婷,王鱼琼,李艳琴等. 云南省特殊教育学校培智学生感知觉训练开展情况的现状调查. 中国特殊教育,2022,(2):21-27
- 40 盛永进. 融合背景下特殊教育课程发展的思考. 现代特殊教育,2013,(4):36-38
- 41 李园林,杨执潮,邓猛等. 培智课堂教学评价价值取向刍议. 中国特殊教育,2020,(5):28-32
- 42 孙颖,郭楠,王善峰. 北京市培智学校个别化课程实施模式的研究. 中国特殊教育,2015,(11):8-12
- 43 郝传萍,翟海燕,郑尉. 北京市培智学校体育教学现状调查研究. 中国特殊教育,2012,(7):36-41
- 44 苏慧,雷江华. 培智学校校本语文教材开发生活化探析. 中国特殊教育,2011,(7):23-27
- 45 盛永进. 特殊教育学校课程标准研制刍议. 中国特殊教育,2015,(7):76-79,85
- 46 郑东辉. 促进深度学习的课堂评价:内涵与路径. 课程. 教材. 教法,2019,39(2):59-65
- 47 赵勇. 教育评价的几大问题及发展方向.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39(4):1-14
- 50 64 唐冬梅,徐东. 幼儿园档案袋评价:多元价

- 值、现实样态与解决路径.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19, 35(8): 110-116
- 51 魏寿洪, 齐锦涛. 美国特殊学生替代性评估的实施概况及启示. 中国特殊教育, 2021, (10): 20-26
- 52 55 57 盛雅琦, 张辉蓉. 新时代教师评价素养的内涵解构、价值意蕴及测评框架. 课程. 教材. 教法, 2022, 42(5): 146-152
- 53 徐知宇, 徐思思, 王雁. 三类特殊教育学校贯彻落实课程标准的现状分析与建议. 中国特殊教育, 2020, (9): 22-28
- 54 朱涵, 汪甜甜, 邓猛等. 培智学校数学课堂教学师生言语行为互动研究——基于改进型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iFIAS). 中国特殊教育, 2022, (1): 39-46
- 56 赵斌, 张燕. 新中国七十年特殊教育师资培养: 成就、问题与走向. 中国特殊教育, 2019, (11): 3-9
- 58 赵德成. 表现性评价: 历史、实践及未来. 课程. 教材. 教法, 2013, 33(2): 97-103
- 59 DeLuca C, Klinger D A. Assessment literacy development: Identifying gaps in teacher candidates' learning. Assessment in Education: Principles, Policy & Practice, 2010, 17(4): 419-438
- 60 Popham W J. Assessment literacy overlooked: A teacher educator's confession. The Teacher Educator, 2011, 46(4): 265-273
- 61 DeLuca C, Klinger D A, Searle M, et al. Developing a curriculum for assessment education. Assessment Matters, 2010, 2: 20-42
- 63 Kampfer S H, Horvath L S, Kleinert H L, et al. Teachers Perceptions of One State's Alternate Assessment: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 and preparation. Exceptional Children, 2001, 67(3): 361-374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rtfolio Evaluation in Schools for the Intellectually Disabled: Problem Scanning and Breakthrough Paths

ZHANG Yuhong^{1,2} TIAN Huidong¹ REN Shugang³ WU Huiduo⁴

(1.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54;

2. Xinjiang Teacher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 Urumqi, 830054;

3. Hangzhou Zijinghua School, Hangzhou, 310012;

4. College of Child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231)

Abstract Portfolio evaluation is a representative method under the new concept of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evaluation. Scanning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rtfolio evaluation in schools for the intellectually disabled and exploring the countermeasures will help to clarify the focus of future evaluation reforms in the education for the intellectually disabled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447 teachers in schools for the intellectually disabled with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and revealed that, at present, the application scope of portfolio evaluation was limited, the frequency was low and the promotion was unsatisfactory; the unclear evaluation objective and the incomprehensive basis made the evaluation somewhat blind, while the dynamic character of evaluation was difficult to highlight due to the emphasis on the conduct of affairs rather than on regular implementation; the main focus is teachers' evaluation, students and parents are not sufficiently involved, and the evaluation subject lacked diversity. Therefore, the evaluation concept should be updated to enhance the initiative and enthusiasm of promoting the application of portfolio evaluation, the evaluation literacy be improved to promote the scientific and efficient operation of portfolio evaluation, and the guarantee mechanism be perfected to promote the normal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portfolio evaluation.

Key words schools for the intellectually disabled portfolio evaluation evaluation reform

(责任编辑: 吴扬)